



第十屆香港文學節 - 「當我想起你」徵文比賽

公開組優異獎

《袖口》

鄒祝文

還記得，她身上總有股口水的味道，特別是袖口。然而，每每走在田埂的小路，我不得不牽著她的袖口，靠近那異味。因為我知道，心跳，可以在頃刻間，變了蝸牛，緩慢而寧靜。或者很多事情，就算爸媽不告訴我，我從小就知道，像她是我姐姐，她身上有口水味，以及她是個傻子的事實。傻子沒什麼不好的，因為我知道，她不會欺負我，甚或像那天，我逼著她帶我到田埂深處玩，她也很願意。或者是她不懂說不？不管了，反正我愛去哪她就帶我去哪，只要我牽著她的袖口，她就懂了……

落日的斜陽，映照在她那散亂的長髮，幾根柔柔的髮絲像小草般搖曳。我跟著她那跳脫的步伐，一邊走，一邊聽著她在細說什麼。從沒有人知道她說什麼，但在那條越走越黑，越走越靜的路，有點聲音，總是好的。平常我愛學她說些傻話，看著她笑得口水直流，我便樂透。為此，媽媽會罵我，但我說這不公平，她說的傻話比我多，幹嘛不罵她呢？媽媽茫然看著她，一時語塞。我不懂這茫然為何，但我知道我是勝利的，而且這也在我預料之內。然而有些事，我預料不到，像那天到了田埂深處，遇上三個小男孩在燒稻草。口水涎到下巴的她，吸引了他們的目光，令他們禁不住發笑。我也笑了，說明我不是傻的，即使牽著她的袖口。然而沙子仍然如狂雨灑下般，從他們那裡扔了過來。我再也笑不出了，淚水雜著沙石直流嘴角。至於她，傻子的她，我看不見她的表情如何，只因那段充滿口水味的袖口，抖顫地，緊緊地遮掩著我。後來，我忘記了是怎樣逃跑的，僅僅記得，她的頭髮被扯去了好幾根，混著稻草一併燒了……

或者，記憶是選擇性的，像討厭她那些事，如刀鋒刻下的木紋，尤其深刻。她不用上學，上學是怎麼的一回事，我知道，所以，我妒嫉。但我上學的第一天，她卻想跟著去，被媽媽阻撓後，更哭了起來。多麼的莫名其妙！到我回家後，挨著桌子，練寫起一

個個所謂的字時，她又要看著我，在地上也歪歪斜斜地寫幾個。因為這樣，地上留下了一個個小水窪，全從她口裡傾注而成。我看傻了眼，想到踩著的黏稠，像蟾蜍的皮光，打了個顫，撕了張紙給她。她睜大了雙眼，很快寫滿了字，陀著口水的一張嘴，感激似的笑對著我。我也笑了，因為，她的字很醜。以後，那張紙，便像蒼蠅般緊跟著她，而她的袖口，也因常常寫字，像蒼蠅般烏黑成一角。紙，後來是不見了的，也許是誰扔了。她哭了一場，誰都不知道為什麼，只有我。但，我沒說什麼，嫌煩，而且我也很想知道，她的口水比較多，還是眼淚比較多？縱然最後，沒有答案。

不過有些事情，我還是有個底的。像有時候，我很想擺脫她，特別是當我有了自己的朋友。以前，我總愛牽著她的袖口，跟她到處撿些漂亮的落葉。現在，跟我去撿落葉的人，是另一群人，正常的人。然而，她總會偷偷跟來，甚至有一次還抬起袖口，讓我牽她。我沒有理會，只在別人面前，罵了她一聲傻子。她沒什麼感覺似的，獨自在我們不遠處撿自己的葉子。到我們快要走的時候，她才捧著一堆漂亮的葉子，再度出現在我面前。朋友們笑了，儘管她使勁地用袖口擦拭，口水還是涎到了手上的葉子。我推開了她，落葉就如垂死的蝶，散滿一地。我們越過了她，離開了她，但走了一會，我還是偷偷地回望了她。只見她重新撿回那些葉子，立成一個小小的身影，彷彿在笑。那一晚，她很晚才回家，爸媽責罵，她也只管笑，手上，仍然堆著那些漂亮的葉。一夜，我看著自己撿回來的葉子，總覺得沒她撿的漂亮，或許……只是撿的地方不同吧？

不知道從何時開始，她便很少回家，我問爸爸，才知道她要工作去了。我不禁稀奇，原來，傻子還可以工作。同時，我慶幸自己，還不需要工作。以後，我能夠想像是多麼的自由，沒人說傻話，沒人跟著我，沒人到處留有口水的味道。可是，到家裡空無一人的時候，我竟想起了她——牽著她的袖口，走在田埂，走在落葉散落處，走在回家的路……但是，到她真的回了家，我卻又裝作若無其事，撒謊約了別的朋友出去。但她懂我似的，在我出門前，卻又讓我牽著她……我才發現，她的袖口，不再是田裡的泥黃，也不是鉛筆的灰黑，而是破了，吊著幾根線頭。至於那袖口下的一雙手，也不像從前被口水抹過般濕潤，而是劃著斑斑駁駁的痕，猶如枯葉。我問她，姐……姐姐，工作，累嗎？或許很久沒喚她姐姐了，竟有點陌生，有點猶豫。即使我知道她不懂回答，但看著她吃吃地笑，心便如臨湖水邊安寧。後來，我在課本學了一個新詞，才知道，這叫思念。而讓我更明白思念是什麼的，莫過於她，從此消失於一個下著細雨的夜晚。那夜，我早便睡了，只是，在朦朧中聽見很多人的聲音，看見很多人的影子，為的，是尋她。我不懂他們著急什麼，以為睡醒她就會回來……就這樣，醒了，卻再沒見過她，我的姐姐。

很多年以後，我有了個女兒，走在街上，很愛牽著我的袖口。我看著她，她流著口水，牙牙學語般跟我說話。我細心聽著，如同細聽姐姐的傻話，從田埂的小路，走到深處……周遭漸黑，燈也漸亮，一點點如螢蟲點綴。我追逐著人們的身影，哪怕有一點相似，我便相信是她，是她回來了……等著，讓我牽她的袖口。

評語

黃仲鳴

一個袖口，寫出了對姐姐的思念，不落俗套。

梅子

藉「袖口口水味」寫對「傻子」姐姐感情的天真、曲折和深厚，結尾又以女兒牽袖口再憶姐姐，思情益發濃鬱。

張婉雯

寫出孩童曲折的心理；但結局姐姐的下落未有交代；最後一段同時以「女兒」和「人們」來暗示對姐姐的思念，也嫌功能重複。